

姐妹俩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十年不见,但亲情是万水千山阻隔不断的,并且自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金钱无关。

姐妹之间只论情

自从父母相继辞世,袁晓美有时就会对丈夫一家人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个没有娘家的人了。”儿子就说:“你不是还有两个姐姐嘛,你们是著名的‘真善美’三姐妹呢。”袁晓美有两个姐姐,袁家三姐妹分别以“真、善、美”命名,这几个漂亮的名字也是她们那一辈子在大学中文系教书的父母的得意之作。



袁晓真(左)、袁晓美姐妹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

但由于时代的原因,排行最末的袁晓美的最好年华都是作为知青在苏北乡村的田地里度过的,回城后的境遇也不是很好,企业关门她下岗,十年来她的主业一直是家庭主妇,副业是炒股、卖保险,这两件工作也就是像她这个年龄、这种经历的女士们比较容易做的了。人到中年的她,休息时宁愿看电视,再也拿不动书本了。但袁晓美是一个乐观的人,她常说:“别看我们现在过得一般般,但是我们的家族是好的。”她的两个姐姐袁晓真、袁晓善均已定居美国,大姐袁晓真在一所州立大学任教,教授东亚文学。能在异国他乡站住脚已属不易,何况能够跻身学者行列,袁晓美一直以大姐为荣。她闲来翻翻大姐的著作,有时也觉得十分快慰,自己的父母姐姐都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而自己只是当了平凡的主妇,工作也全是为了生计。

去年初夏,大姐来电话说下月要到南京来。一是她的小儿子念高中,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做一历史事件的调查,小儿子报的选题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就决定趁暑假到母亲的故乡去,参观一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姐自己也要为手

上正在做的一个研究访问一批国内的老作家、老剧作家。这是姐姐自十年前回来为父母奔丧后的第一次回国,袁晓美立即着手准备迎接。她儿子上的是一所民办大学,学费高昂,所以家里处处要节省,只在一间卧室里装了空调,夏天就一家三口睡在一间房内。现在大姐母子要来,必须要增添空调。姐姐善解人意地在电话里说:“帮我们在你家附近订个旅馆就行了,不要影响你们的生活。”但袁晓美还是在儿子的卧室装了空调,准备等姐姐来了以后就合并同屋。她丈夫和两个小伙子住卧室,她们姐妹俩住小卧室。

姐姐母子如期到达。姐妹俩的儿子倒是一见如故,而相隔十年没有见面的姐妹却有点慢热。美国来的外甥宁愿睡在没空调的客厅,然后半夜起来喊热,也不愿与小姨父和表哥挤一间房,袁晓美心里多少有些难过,这些年生活着实不易,两个姐姐长年在海外,父母卧病多年,照顾的责任都是她独自承担。姐姐抵达南京的第二天就去上海、天津、北京采访一些老作家,袁晓美反正也没事,就跟随同行。姐姐在采访的时候,她负责帮忙录音或拍照。姐姐毕竟出国已久,在交通、住宿方面常常手足无措,做事麻利的袁晓美正好担当了助理之职。事先联系好的采访对象的正在住院,有的又前往异地子女家中小住。袁晓美像先锋一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再难通融的医院门卫也会被她说动而放行。

袁晓美下岗前是在工厂的办公室工作,打字很快。回到南京,她马不停蹄地帮大姐整理采访笔记,等大姐处理好回国的机票时,厚厚一

摞采访笔记都浓缩在一只小U盘里了。分别的时候到了,袁晓真早就发现妹妹家里两台空调一新一旧,家里的境况可想而知。临走前,她悄悄将一只存折交到了妹妹手上。袁晓美却连看都不愿看,她丈夫也坚辞不受。虽然生活不太宽裕,但她却不想接受姐姐的资助。

半年以后,大姐这次采访的成果出版了并照例寄给妹妹一本。令袁晓美没有想到的是,作者落款居然写了姐妹二人的名字,还特意在后记里表达了对妹妹的谢意,不仅感谢她对本书的协助,更感谢她对家庭的付出。

咱爸咱妈

父亲戒酒

父亲以前一直从事繁重的工作,为给自己驱除疲乏,就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一日两顿酒。长此以往,就有了酒瘾。其实,已年过七十的父亲是滴酒不能沾的,但不不管是医生反复叮嘱还是我们苦苦劝告,父亲还是戒不了酒。父亲还很节约,只喝那种五块钱两斤的土制散装白酒。我经常从报刊、电视的新闻中看到,许多低档白酒是不法商贩用酒精调制的,所以我非常担心,常常对父亲说:“爸,要喝你就喝好一点的,钱由我来出。”可父亲不以为然,说:“别浪费,我有酒瘾,不喝不行。”一次,我来个先斩后奏,买来了一箱高价格的瓶装白酒,可父亲连碰也不去碰它,仍然有滋有味地喝着便宜的土制白酒,他说:“你不可能把我的嘴养坏了。”

当天晚上,父亲喝酒时,才一口,就觉得酒的味道不对,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我。我连忙解释说:“我听店主说,这个酒厂改了工艺,酒的质量比过去好多了,不过它没有涨价,还是五块钱两斤。”父亲打消了疑团,这才放心地喝起来。这以后,我都抢着帮父亲打酒,时间一长,父亲喝的酒便由我去买了。但每次,父亲必将打酒的钱给我。他说:“你刚买了房子,女儿又刚上学,钱紧着呢。”前不久我出差,因走得匆忙,忘记给父亲备下足够喝的酒。父亲只好自己去打酒。回来一喝,发现味道与以往大不一样,便怒气冲冲地找到百货店讨说法:“我是你的老主顾了,怎么好把这种假冒伪劣的酒打给我?”店主笑着说:“老爷子,五块钱两斤的酒,还能好到哪里去?”我以前喝的是五块钱两斤的酒,怎么都比这次好。”父亲更是气愤。店主被逼无奈,只好把我以好次的事情透露给他。父亲把酒瓶往垃圾箱里一丢,默默地回去了。我出差回到家,忙着找瓶子去我给父亲打酒,他拦住我说:“我已经戒酒了。”

马朝虎



Real estate advertisement section with multiple columns listing properties like '为家', '利安', '栖霞', '浦口海来', '雨花', '雨花', '雨花', etc. with prices and features.

Real estate advertisement section with multiple columns listing properties like '中央门大家乐', '五塘新村', '小市新村', '小市街', '小市街', '小市街', etc. with prices and features.